



此路不通

何求著

剧情介绍

这里包括“此路不通”和“九龙一日”两个独幕剧。

“此路不通”是描写某公私合营机器厂私方副厂长張煥强，非法开设“地下工厂”，搶截合营厂客方訂貨，牟取暴利，并拉攏私方人員、工程师馮德琛离厂。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更变本加厉，企圖反扑，毆打揭發他罪惡活动的工人。在这过程中，公方厂长与职工們，与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在人証、物証面前，張煥强不得不低头認罪。剧本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生活圖景，它教育人們必須提高警惕。

“九龙一日”是以1956年10月，国民党特务在九龙的暴乱事件为背景的。方秀琴是某厂女工，在这次特务的屠杀中，她爸爸被吓瘋了；弟弟方文俊正組織和領導工人，向匪徒进行斗争。她原是个較懦弱的人，但在弟弟的影响和鼓舞下，终于坚强地站起来。舞女吳碧霞，虽过着非人生活，但她还是中国人，有人的良心，所以，她不顧舞女大班、特务分子馬强的威逼，把一条金項鏈捐獻給受难同胞。李大孀是一个善良无知的妇女，但当她看透了蔣匪的豺狼面目之后，也清醒过来了。剧本揭露了蔣帮的凶殘暴虐；写出了工人阶级頑强斗争和团结互助的精神。

目 錄

此路不通.....	2
九龍一日.....	25

此路不通

時間 1957年6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黨進攻的期間。

地點 ××機器廠廠長辦公室。

人物 李立崢——機器廠正廠長，四十歲左右。

張煥強——機器廠副廠長，四十出頭。

曾達明——青年技工，二十三歲。

洪小淘——統計員，二十歲左右。

馮德琛——工程師，四十七八歲。

宋力中——某廠職員，四十歲左右。

布景 一間寬廣明亮的廠長辦公室。正中一列高大的玻璃窗，右邊是通外的門，左邊有一扇小門，通資料室。除了兩張正副廠長用的辦公桌外，在椅角上，另有一張統計員用的桌子。此外就是一套沙發，一張放在左門旁邊的小几，小几上有一只插了鮮花的花瓶，牆上掛了幾張圖表和兩面錦旗。

幕啓 廠長李立崢捧着喝剩的半杯開水，站在窗前，兩眼定定地向外凝視，顯然是在考慮什麼問題。統計員洪小淘，坐在辦公桌旁，埋頭抄寫着什麼。一會，洪小淘把筆一擱，站起來深深地噓了口氣，然後拿起抄好的一份材料，走向廠長。

洪小淘 李厂長，算好了。

李立崢 （接过她手里的材料）前天業務科送来的那份报告呢？

洪小淘 （指左門）在里边，要嗎？

李立崢 好，請你給我。

〔洪小淘从左門下。李立崢拿起那份材料，仔細地看了一会。〕

〔洪小淘拿了一份报告，从左門上。〕

洪小淘 （把报告遞給他）呸！

李立崢 （接过报告）情况不好呀！

洪小淘 可不。从前年春天起，生产是逐步上升的；可是去年九月，开始停留在水平綫上。到了今年三月，就逐步下降了。（指他手上的統計材料）您看：四月比三月下降百分之八，五月比四月又下降百分之五。

李立崢 唔，是这样！（沉思地走了几步，突然轉过身来）小淘，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意見？

洪小淘 （天真地笑了笑）我能有什么意見！我是个統計員，就会統計数字、制表格，什么都不懂。

李立崢 （也笑了笑）在这大堆数字里边，也許就能發現問題。

洪小淘 真的？

李立崢 嗯！你不是早就开始注意这件事情了嗎？

洪小淘 （吃惊）我？

李立崢 （幽默地）是呀！年青人的秘密，是不容易瞞得过我的。

洪小淘 （有点尷尬）我們發現一个情况，等調查确实之后，再向您报告。

李立崢 很好，什么情况我都需要，希望你能协助我們解决这个问题。

洪小淘 王書記前天找過他，不曉得有什麼結果沒有？

李立崢 沒有，材料不充分，還不能正面提出，今天的會議，打算再啓發他，給他最後一個機會。

〔右門“咯咯”地响了几下。〕

洪小淘 進來！

〔曾達明匆匆地推開了門，可是一看見李立崢，就楞住了，立即想退出去。〕

李立崢 〔對曾達明〕唔？走錯門啦？

曾達明 〔尷尬地走進來〕不，我，我怕您有事，所以……

李立崢 你找誰？找我？

曾達明 〔顯得不很自然〕嗯，是的，找您。

李立崢 找我有什麼事？

曾達明 〔支吾地〕我，因為——因為……

李立崢 〔望了小淘一眼，笑了起來〕怎麼，忘了嗎？唔？

曾達明 不，不，因為還有半個鐘頭才接班，所以我就——就來一趟。

李立崢 〔調皮地〕哦！可是小曾，現在我沒空。有什麼意見，〔指小淘〕請她記下來，回頭我再研究。〔走到右邊門口，又回轉身來，裝出嚴肅的樣子〕不過辦公時間，只能談公事，不准胡扯；這是勞動紀律，懂嗎？〔說着，就推門出去了〕

〔曾達明見他一走，馬上回過身來，對洪小淘伸了伸舌頭。〕

曾達明 李廠長今天到得那麼早？

洪小淘 可不，一來就向我要統計材料，因為待一會有個重要會議。噯，那件事情，好像他也知道了，是你對他說了的？

曾達明 沒有。小淘，現在情況全弄清楚了。

洪小淘 到底怎么样？

曾达明 一点沒錯，是十六寸的牛头刨床，一共三十部，全給那个家伙偷天換日，弄到他的“地下工厂”去了，我表哥他愿意出来証明。

洪小淘 噯！三十部刨床，数目可不少呀。

曾达明 这一批訂貨，至少值七八万塊錢。

洪小淘 哼！资本家真心狠。当初要不是政府給他撐腰，这间工厂还不早得关门！

曾达明 现在好了，有了人証物証，他要抵賴也不行。

洪小淘 你表哥是他們厂的工人？

曾达明 嗯！

洪小淘 他肯作証？

曾达明 肯。昨天我把情况詳細給他談了，他也非常气憤，他說什么时候叫他，他就馬上赶来。

洪小淘 那你还不赶快告訴李厂长？

曾达明 瞧你！平日老埋怨我粗心呀，魯莽呀；这回要不先跟你商量，回头又得挨你批評！

洪小淘 去你的！剛才我跟李厂长說了，等調查清楚之后，馬上就告訴他。

曾达明 好，那我就去。

（曾达明要走，小淘連忙叫住他。

洪小淘 噯，小心点，別走漏風声。

曾达明 （点头）嗯！（走了兩步，却又回过身来）小淘！

洪小淘 怎么？

曾达明 今儿星期几？

洪小淘 星期六。

曾达明 (从口袋掏出一張戏票，遞給小淘) 嘸！

洪小淘 什么？

曾达明 “搜書院”。太平戏院，晚上七点。

洪小淘 (接过戏票) 就一張？

曾达明 (高兴地拍拍口袋) 不，我这儿还有。(話沒落地就溜了出去)

(洪小淘心里感到一陣甜蜜，定定地望着戏票出神。这时候，右門又慢慢推开，曾达明悄悄地伸出头来。

曾达明 (压低嗓子) 嘸！

洪小淘 (吓了一跳，連忙把戏票收到背后) 干嗎？

曾达明 (指一指張煥强的座位) 这两天，那个家伙很活动，你要留意着点。

洪小淘 (点头) 嗯！

(曾达明滿意地笑了笑，便退了出去。

(电话鈴响，小淘走过去接。

洪小淘 (对耳机) 喂——是呀。找誰——哦！張副厂長？他还没有回来……

(这时候，張煥强和宋力中，正好打右門上，他連忙問——

張煥强 是我的电话？

洪小淘 (点头，連忙对耳机) 喂喂！張厂長来了。

張煥强 (对宋力中)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对耳机) 喂，我是煥强——哦！哦！(望了小淘一眼) 你等一等。(放下耳机，在口袋掏出一張賬表遞給洪小淘) 小淘，這張賬表，几項数目好象有点錯漏，你馬上到會計科核对一下，我等

着要。

洪小淘、（接过来）不会吧。昨天我亲自对了兩遍，恐怕……

張煥强 不，仔細一点有好处。

洪小淘 那好！

〔洪小淘望了望宋力中，然后从右門下。

〔等洪小淘出去之后，張煥强走到門口望了一下，小心把門关上，对宋力中打个招呼，然后再拿起耳机——

張煥强 喂，說吧——（望了望宋力中）不要紧，說好了——哦！哦——曾达明他怎么知道？——唔——是他表哥？——好！好——前天这里想套我的口气——不要紧，我会对付——唔——五百塊錢已經送去了，只要他收，人就是我的——好！放心，拿出点魄力，大胆地干——嗯！再見。（攔上耳机，对宋力中）对不起。

宋力中 老張，你看我們这批齒輪……

張煥强 这批不是普通的齒輪，要精密的設計圖样，要是我們承制，恐怕半年以后才能交貨。

宋力中 不行，我們的限期是三个月。老張，貨等着用，这一回你得帮忙。

張煥强 老朋友，能不帮忙！可是这几个月，所有合营厂的任务都很挤，前天有兩批訂貨，也給我們回掉。

宋力中 那么，你昨天說的那个……

張煥强 哦！那是我說着玩的。你要是另有办法，还是別找他們。

宋力中 为什么？你不是說他們交貨快，价錢又能便宜？

張煥强 那倒是实話。可是同行是冤家，要是給你介紹了，这

里对我就有意見。

宋力中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又不影响他們的生产。

張煥强 难呀！老宋，在这种工厂里，我們私方人員，真是打个噴嚏也担心。我拥护党，拥护中央的政策，可是这个心誰能看到！要是稍为走錯一步，甚至講錯半句，大帽子就扣上来了。比如說，我是最講义气的，这回你們貨要得紧，我就該替你們介紹。可是——唉！难呀！难呀！

宋力中 老張，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

張煥强 不是这个話。你我是老朋友，解放前我們打过不少交道，对你，我沒意見。不过时代不同了，要是做得不够机密，你沒关系，我可就得倒霉。

宋力中 这个絕沒問題，就是他們……

張煥强 （馬上打断他）他們你放心。（湊前去，压低嗓子）說句老实话，工厂新办，他們手头的訂貨不多，前天还千求万請地要我介紹客戶。你这批齒輪，我也稍为提了一下，他們馬上就把合同送过来了。

宋力中 哦！那么合同呢？

張煥强 （拍拍口袋）在我这儿。上边全填好了，單缺你的签字。

宋力中 讓我看看。

張煥强 （把手伸进口袋，但立即又縮回去了）老宋，話可說在前头，这完全是朋友交情，我可沒有貪圖你們一点好处。保証質量，按期交貨，我可以完全負責；不过他們到底是私营工厂，你要是覺得不便，那也无所謂。

宋力中 我要的是“快”跟“好”，公营私营不在乎。

張煥強 对!本来嘛,干你們这行的,路子越寬越好;斤斤計較,就是教条主义。(一面說,一面掏出合同遞給他)

宋力中 (仔細看合同) 唔?还是老数字,价錢并沒便宜。

張煥強 他們一切按老規矩。

宋力中 老規矩?

張煥強 合同按合营厂的价格,可是其中,經手人方面……

宋力中 經手人有几个?

張煥強 就是你,跟我。不过这一回是初次合作,这一份,(做个手势)全部归你,我愿意放弃权利。

宋力中 这个……

張煥強 这个沒关系,以后日子長着呢。你看报啦?大鳴大放,工商界已經动起来了。老宋,加把勁呀!

(宋力中想說什么,可是工程师馮德琛却气冲冲地从右門进来,把他們的談話打断了。)

馮德琛 張厂長,我……

張煥強 (立即阻止他) 馮工程师,現在我有事,回头再談好嗎?

馮德琛 不行,待会我沒空。(在口袋掏出一迭鈔票)这五百元……

張煥強 (一手按住他) 等一下。(对宋力中) 条款你研究一下。

(拉馮德琛到另一个犄角上坐下) 老馮,有問題好好地談。

馮德琛 这五百塊錢是什么意思?

張煥強 是上一回設計圖样的酬勞。

馮德琛 我說了,給你們义务划划还行,拿錢可不干。

張煥強 这不象話!新社会,按劳取酬,不拿錢,那我們不成了剝削你啦!

馮德琛 我是厂里的工程师，我在厂里拿薪水。

張煥强 可是圖样不是厂里用的。

馮德琛 正因为这样，我早声明，这种事只干一回，而且完全卖你的交情。

張煥强 这个我很感激。不过那五百塊錢……

馮德琛 你拿回去。

宋力中 （放下合同）老張！

張煥强 （拍了拍馮德琛的手）老馮，你先冷靜一下。（走近宋力中）怎样？

宋力中 我同意签字。

張煥强 好！

（張煥强把自己的鋼笔打开，遞給宋力中。宋力中在兩份合同上签了字，自己拿了一份，把另一份交給張煥强。

張煥强 （顺手把合同压在一些文件下面）現在不方便，晚上請你到我家里吃飯，我們再具体談談。

宋力中 行！

（兩人握了握手，宋力中下。

張煥强 （走过去，遞給馮德琛烟卷）抽烟！

馮德琛 不！

張煥强 （自己点上了火，然后慢条斯理地）老馮，平日同志們批評你只管技术，不問政治，这个意見你要虛心接受。最近个把月来，全国大鳴大放，到处都动起来了；可是你呢，好象全无感觉。不行呀，老馮，要斗争！只有这样，过去的好日子才能回来。

馮德琛 对不起，我弄不清这些个。五百塊錢，請你……

張煥強 (抓住他的手，把錢替他揣進口袋)拿着，拿着，等我講完了再說。(又遞給他一枝烟卷)抽烟！

馮德琛 不！

張煥強 你過去不單是工程師，而且自己有工廠，在華南工商界，也數得上是個知名人物。可是現在，每個月就向公家拿份薪水，難道你願意這樣一輩子？

馮德琛 現在我生活過得很好，很痛快。我只知道替公家干活，完全靠自己勞動，不剝削人。

張煥強 剝削？哼！這是共產黨硬給我們扣的帽子；連現在公私合營了，這頂帽子還不給摘。你看了章乃器先生發表的談話了嗎，定息不是剝削，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所以共產黨的教條主義就該反掉。章乃器先生的談話，已經引起了很大的反應，合營廠將來一定要取消公私界綫，（指李立暉的辦公桌）不再是李廠長這種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而是我們，是你這樣有技術的人材，來領導工廠。老馮，有奔頭了，還顧慮什麼？

馮德琛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反正現在我要安份守己，不願意沾上什麼嫌疑。這五百塊錢……

張煥強 這五百塊錢你收着，將來仰仗的地方還多呢。目前，我們接了幾批訂貨，有兩個圖樣還得請你幫忙。

馮德琛 不，我……

張煥強 別着急，你听我說。象你這樣的一等人材，全給政府攬去了，我們另外找人，實在困難。剛才你看見的，我們又接了一批齒輪，數目很大，可是這不是普通的貨，要打一張精密的圖樣，你不幫忙，就開不了工。

馮德琛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給我們工厂？

張煥強 唉，这是信用問題呀！人家对合营厂已經不信任，不愿意給，那有什么办法！最近生产下降，老吵着要找原因，其实原因就在这里。老馮，虽然現在我們还是偷偷摸摸，可是“匈牙利事件”要来了，这次整風，共产党馬上就得垮台。到时候，即使不能独攬天下，我們至少也有半片江山，不趁現在扎下基础，將來就得吃亏。

〔馮德琛有点动搖，不禁犹豫起来。〕

張煥強 （輕輕拍他肩膀）識时务者为俊杰。老馮，重振旗鼓的时候到了。要是你肯合作，我們馬上送你兩百份紅股；在技术設計方面，另外再給酬勞。（再遞給他烟卷）抽烟！

〔馮德琛望了望烟盒，順手拿了支烟，擱嘴里，張煥強赶忙給他点火。〕

馮德琛 （吐了口烟）可是这里……

張煥強 （立即接上去）这里照拿薪水，工作方面敷衍一下就行。我也知道此地少不了你，做人不能太絕，我們給他留个地步。不过時間和精力，主要是擱在那边，那边才是我們自己的事業。这里，我不希望它馬上垮台，最好是慢慢慢慢地倒下去。懂嗎？

馮德琛 （沉思了一下）不，我要考虑一下。

張煥強 对。三思而行，才不出岔子。不过我們等着的兩份圖样，是不是請您先动手設計？

馮德琛 这个——晚上再說吧。

張煥強 好。晚上請老宋吃飯，你做陪客。

馮德琛 在哪儿？

張煥強 我家里。

〔馮德琛沒有回答，用手摸了摸口袋，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把手放下來，轉身要想出去。這時候，洪小洵正好拿了賬本推門進來。

張煥強看見小洵，不覺一怔，但小洵若无其事地把表遞給他。

洪小洵 對過了，一點沒錯。

張煥強 沒錯？對仔細啦？

洪小洵 對了三遍了，不會有問題。

張煥強 （接過來開口袋里）好，謝謝你。

馮德琛 我走了。

張煥強 嗯，有什麼問題，隨時再碰頭。

〔馮德琛拉開右門，正好碰到李立崢走上，他們互相打個招呼。

馮德琛 李廠長！

李立崢 老馮，上哪兒？

馮德琛 車間。

李立崢 會議就要開了。

馮德琛 好，我馬上來。

〔馮德琛下。

李立崢 張廠長，有點事想跟您談談。

張煥強 業務方面的？

李立崢 嗯！

張煥強 我看，在會上談吧。

李立崢 不，最好現在先交換個意見。

張煥強 （略一遲疑，便一屁股坐下來了）好吧！

〔洪小洵見空氣很嚴肅，便走向右門，打算出去回避。

李立崢 （阻止她）洪同志，不用出去，你工作吧。

洪小淘 (望了望張煥強) 嗯!

李立崢 (向張煥強) 王書記前天晚上找你去啦?

張煥強 唔!

李立崢 你認為他的意見怎樣?

張煥強 哼!他算是啓發我,教育我,還是批評我呢?我不是黨員,黨委書記的話講得太含蓄了,我体会不到。

李立崢 那么今天的會議,你有沒有准备新的材料?

張煥強 我打算保留以前的意見。

李立崢 那么你認為生产下降,不会再有別的原因?

張煥強 不会。生产下降,这是外行領導的必然結果。

李立崢 (笑了笑) 你是指我跟王書記?

張煥強 也可以这么說。

李立崢 我們的缺点是有的,也許很多,我們應該檢查。

張煥強 主要的原因,是沒有群众观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統治了工厂,所以工人沒有積極性,客方也不信任我們。

李立崢 有这样的因素,我們要大力克服。

張煥強 这次你們整風,應該多接受党外人士的意見。

李立崢 是要这样。不过,另外你沒看出有更主要的原因?

張煥強 (心里抖了一下,但馬上又鎮靜下来) 沒有!

李立崢 工厂內部有人搗乱。

張煥強 搗乱?

李立崢 嗯!說得明显一点,有人搞“地下工厂”,进行非法活动,所以严重地影响我們的生产。

張煥強 哦?不見得吧。別說工人,就是我們資本家,經過改

造，誰還能不跟共產黨走。

李立崢 可是，有这样的人。

張煥強 这是你們不相信群众。这种主观主义，章乃器先生也很反对。

李立崢 章乃器是右派分子，他的反党謬論，已經受到批判。

張煥強 右派？不会吧！

李立崢 你沒看今天的报？

張煥強 哦？报上登出来啦？

李立崢 （从口袋掏出報紙遞給他）嗯，應該好好地看看。

張煥強 （接过報紙，裝出泰然的样子）可是，这跟我沒有关系。

李立崢 我們別扯远了。你在外面搞工厂，知道的人已經不少。

張煥強 就算是这样，那也不是犯法的事。發展工業嘛，难道你們希望我拿資金去干投机？

李立崢 这不是發展工業，是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你把这儿的客方訂貨搶截过去？

張煥強 完全是无中生有。

李立崢 不，这种違法行为，已經不止一次。最近又搶截了三十部十六寸的牛头刨床，我們拿得出証据。

張煥強 哦？拿得出証据就好办！

李立崢 張厂長，希望你了解我們这次談話的意义；要是等別人拿出証据，这样对你就很不利。

張煥強 跟我有什么关系？笑話。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陷害。

李立崢 我們不会陷害人，我們只会拯救人，那怕是犯了錯誤的人。